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十三卷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合辦

敦煌吐魯番研究

Journal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第十三卷

Volume XIII

慶祝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專號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
合辦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上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 13 卷 / 饒宗頤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325-6839-0

I. ①敦… II. ①饒… III. ①敦煌學—研究—文集②
文物—研究—吐魯番盆地—文集 IV. ①K87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05783 號

書名	敦煌吐魯番研究 (第十三卷)
主編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等
責任編輯	曾曉紅
出版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印刷	上海市顥輝印刷廠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規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 16 印張 38.75 字數 688,000
國際書號	ISBN 978-7-5325-6839-0/ K · 1727
定價	108.00 元

編委會（以姓名拼音字母爲序）

主 編

饒宗頤

編 委

柴劍虹 陳 明 鄧文寬 方廣鋁 郝春文

李焯芬 林悟殊 劉 屹 孟憲實 榮新江

孫曉林 王邦維 王 素 徐 俊 湛 如

張涌泉 趙和平

編輯部主任

郝春文

副 主 任

劉 屹

目 錄

論文

《季布罵陣詞文》與詞話的發展	程毅中 (1)
敦煌文獻校勘方法例釋	張涌泉 (9)
試論敦煌“唱導文學”與“俗講文學”之名義	鄭阿財 (29)
羽 153v《妙法蓮華經講經文》殘卷考論——兼論講經文中因緣譬喻之運用	朱鳳玉 (47)
新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經部寫本殘頁錄校研究	許建平 (63)
遊僧與藝能	荒見泰史 (79)
敦煌社邑文書詞語輯考	張小艷 (97)
敦煌寫卷 P. 5034v《春秋後語》校補	蕭 旭 (125)
敦煌大族與西涼王國關係新探	馮培紅 (141)
“中祥”考——兼論中古喪制的祥忌遇閏與齋祭合一	吳麗娛 (159)
陷蕃前的敦煌文書——S. 11287 新探	陳菊霞 (183)
兩篇敦煌具注曆日殘文新考	鄧文寬 (197)
樣人考論——以吐魯番唐代樣人文書爲中心	程喜霖 (203)
縹布與絲綢——論西州的土貢	孟憲實 (227)
中古時期西域水渠研究(二)	李 方 (241)
《授時曆》具注曆日原貌考——以吐魯番、黑城出土元代蒙古文《授時曆》譯本殘頁爲中心	何啓龍 (263)
《伏閣達五年蠲除契約》案牘	段 晴 (291)
新出犍陀羅語佛教寫卷中的詞語辨析	陳 明 (305)
回鶻語廿七宿與十二宮圖表——吐魯番文書 T II Y 29(部分)與 U494 譯釋	馬小鶴 (321)

克孜爾石窟後山區現存龜茲語及其他婆羅謎文字題記內容簡報(一)——

第 203、219、221、222、224、227、228、229 窟	新疆龜茲研究院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341)	
略論龜茲石窟現存古代期龜茲語題記	荻原裕敏 (371)
龜茲石窟現存題記中的龜茲國王	慶昭蓉 (387)
贊普葬儀的先例與吐蕃王政的起源——敦煌 P. T. 1287 號《吐蕃贊普傳記》	
第 1 節新探	任小波 (419)
敦煌摩尼教文書日月神名辨	林悟殊 (441)
符文、真文與天文——論“靈寶”概念的不同表現	劉 屹 (457)
有關《恪法師第一抄》雜考	曾 良 (475)
敦煌文獻《佛說五無返復經》研究	郭俊葉 張小剛 (483)
榮耀之面：南北朝晚期的佛教獸面圖像研究	王敏慶 (499)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分類與解說	方廣錫 (525)

書評論文

河西磚畫墓、壁畫墓的空間與時間——讀《甘肅出土魏晉唐墓壁畫》一	
書後	關尾史郎 (549)
俄羅斯的敦煌學——評《敦煌學：第二個百年的研究視角與問題》及	
其他	榮新江 (563)

書評

Valerie Hansen (ed.), <i>The Silk Road. Key Papers</i> , Part I: The Pre-Islamic	
Period	榮新江 (579)
新書目	常蘊心 (589)
《敦煌吐魯番研究》稿約	(605)
稿件書寫格式	(606)

Contents

Articles

- Ji Bu Mazheng Ci wen* and the Changes of *Cihua* CHENG Yizhong (1)
- Dunhuang Texts: Collation Methods with Examples ZHANG Yongquan (9)
- The Name and the Meaning of So-called Literatures of *Changdao* and
Sujiang CHENG A-Tsai (29)
- The Fragmentary Text to Explain the *Lotus Sutra* (Haneda No. 153v) :
A Study CHU Feng-yu (47)
- The Fragmentary Dunhuang Confucian Texts Newly-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XU Jianping (63)
- The Traveling Monks and Their Art Skill ARAMI Hiroshi (79)
- The Words of the Society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ZHANG Xiaoyan (97)
- The Dunhuang Text of *Chunqiu Houyu*(P. 5034v) : Editing and Supplements
..... XIAO Xu (125)
-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ig Families of Dunhuang and the West Liang
Kingdom: New Approach FENG Peihong (141)
- Zhongxiang* and the Funeral Rites in Medieval China WU Liyu (159)
- The Dunhuang Documents before Tibetan Occupation: A New Study on
S. 11287 CHEN Juxia (183)
- Two Fragmentary Calendars from Dunhuang: A New Approach DENG Wenkuan (197)
- The *Yangren* Understood according to the Tang Documents from Turfan
..... CHENG Xilin (203)
- Cotton Cloths and Silk: The Tribute Articles from Xizhou MENG Xianshi (227)
- Study the Canal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Medieval China(2) LI Fang (241)
- The Season-Granting Calendar of the Yuan: Study Based on Its Mongolian
Translation Unearthed from Turfan and Khara-Khoto HO Kailung (263)

A Khotanese Document Concerning Contract Repeal	DUAN Qing (291)
Words in the Gāndhārī Buddhist Fragmentary Manuscripts: Some Analyses	CHEN Ming (305)
Turkic Star Charts of Nakshatra and Zodiac: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of Turfan Documents T II Y 29 (part) and U 494	MA Xiaohe (321)
A Brief Report of the Kuchean and Other Brāhmī Inscriptions Surviving in the Back Mountain Area of the Kizil Grottoes (I)	Xinjiang Kucha Research Academy,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KU and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RUC (341)
On the Kuchean Archaic Inscriptions Surviving in the Grottoes in the Region of Kucha	OGIHARA Hirotoshi (371)
The Kuchean Kings Seen in the Inscriptions Found in Kucha Grottoes	CHING Chao-jung (387)
The Funerals of bTsan po and the Origin of the Tibetan Royalty Tradition: Chapter I of the <i>Old Tibetan Chronicle</i> (P. T. 1287)	REN Xiaobo (419)
On the Names of the Sun and Moon Deities in the Dunhuang Manichaean Manuscripts	LIN Wushu (441)
Five Talismans, True Writings and Celestial Writings: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the “Lingbao” Concept	LIU Yi (457)
A Text on Master Ge: Some Remarks	ZENG Liang (475)
The <i>Foshuo Wuwu Fanfu Jing</i> from Dunhuang: Some Studies	GUO Junye and ZHANG Xiaogang (483)
The Kirttimukha: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Drawings of Beast Faces during the Lat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ANG Mingqing (499)
The Classification and Explanations of Dunhuang Documents Kept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FANG Guangchang (525)

Book Review Articles

Space and Time: On the book *The Wei-Jin-Tang Tomb Paintings from Gansu*

.....	SEKIO Shiro (549)
Dunhuang Studies in Russia: On the Book <i>The Second Century of</i> <i>Dunhuang Studies: Perspective and Problems</i>	RONG Xinjiang (563)

Book Reviews

Valerie Hansen, <i>The Silk Road. Key Papers</i> , Part I: The Pre-Islamic Period	RONG Xinjiang (579)
--	---------------------

New Publications	(589)
Introduction to the <i>Journal of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i>	(605)

《季布罵陣詞文》與詞話的發展

程毅中

敦煌本《季布罵陣詞文》，又稱《捉季布傳文》（P. 3697），全稱為《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陣漢王羞恥群臣拔馬收軍詞文》，是一首長篇敘事詩歌。以往我們常以漢語文學沒有長篇敘事詩為憾事，總覺得《孔雀東南飛》還是太短，在看到《季布罵陣詞文》之後，似乎可以稍稍感到欣慰了。此詩全文 640 句，4474 字，在漢語詩歌史上是空前的長篇作品。

《季布罵陣詞文》演唱漢初季布的故事，根據史實而又有許多虛構，屬於民間的說唱文學。它有唱無說，與變文體裁不同，從全文看並沒有刪節說白的痕迹，應該是純粹的敘事唱詞。篇末明說是：“具說《漢書》修制了，莫道詞人唱不真。”可見確是供“詞人”演唱的底本。它的體裁稱作“詞文”，也是很明確的。前人因為它和變文是相似的敘事文學，就把它編入了《敦煌變文集》，但實際上則和變文有所不同。“詞文”全部都是唱詞，在敦煌遺書裏是非常罕見的品種，而篇幅之長則是僅見的孤本。正因如此，前輩王重民、吳世昌、馮沅君先生等都曾給予充分的注意，已進行過認真的研究。最近，《文獻》2012 年第 1 期上又披露了啓功先生的一篇校記^{〔1〕}，引起了我的興趣，想從它的歷史價值及其在後世的影響方面做一些探討。

《季布罵陣詞文》的出現，證明了古代曾有長篇的敘事詩歌，證明了古代說唱文學（即現代所說的曲藝）的多樣性，也證明了元明詞話、明清彈詞、鼓詞的淵源自有由來。明代成化刻本詞話《張文貴傳》卷上結尾說：“前本詞文說了畢，聽唱後本事緣因。”諸聖鄰修訂的《大唐秦王詞話》第三十六回說：“詩句歌來前輩事，詞文談出古人情。”可見“詞文”正是詞話的前身。明代人還把詞話稱作“詞文”，這個“詞”不是曲子詞的詞，而是詞話的詞。《季布罵陣詞文》的一個寫本（S. 5441），篇後題“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四

〔1〕 啓功遺著，柴劍虹抄錄整理《〈季布罵陣詞〉之“潘”字》，《文獻》2012 年第 1 期，205 頁。

月十日記”。這是它抄寫的時間，撰寫當在此之前。

敦煌遺書裏還有一卷演唱董永故事的歌詞(S. 2204)，原卷失題，有人擬題作《董永變文》，實際上它祇有唱詞，並無說白，應按《季布罵陣詞文》之例定為《董永詞文》。這兩篇詞文的特點是七言的敘事詩，祇唱不說，一韻到底，並不換韻，因此不能說是中間已有刪節的白文。《季布罵陣詞文》長達 640 句，其中有不少是按平仄聲節交替的律句，通篇用“真”、“文”韻和“元”韻混押，如“門”、“魂”、“恩”、“昏”等字，大概是民間藝人所作（文人作品會注意真韻和元韻的分別，如元好問《元遺山集》卷三十六《楊叔能小亨集引》說：“無爲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爲村夫子免園冊子。”就是鄙薄琵琶娘的唱詞“真”、“元”韻通押）。但不和庚青韻混用，還保持着中原的音韻體系，與後世的詞話、彈詞、南方的戲曲有所不同。吳世昌先生早就指出：“這一首詞文把‘真’、‘文’、‘元’三韻通押，已開後代詞韻打破詩韻拘束的先例。”^{〔1〕}這兩篇詞文基本上是敘事體，但唱詞中間也有代言體的對話。《董永詞文》故事情節與《清平山堂話本》的《董永遇仙記》非常接近，已經衍生了董仲尋母和金瓶火燒孫賓天書等情節，顯示了民間傳說的變異性。詞文是古代說唱文學中詩贊系的一體，主要來源於民間的敘事歌行，其性能、句式與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及《新樂府》等敘事歌行非常接近。其間應有交流和互相借鑒的關係。一般說民間創作總是先於文人作品，如《孔雀東南飛》、《木蘭辭》早已開闢了敘事詩的先路，但七言歌行卻是較晚出現的。我們不能斷定《季布罵陣詞文》、《董永詞文》產生於中唐之前，但白居易之前一定有通俗的七言敘事詩存在。《季布罵陣詞文》的下限是太平興國三年(978)，可能是唐五代的作品，至少也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代詞話的標本了。詞文作為詩贊系說唱文學的一體，比較接近於六朝時期歌行化的俗賦，可能還早於變文的產生，至晚是早於鼓子詞等樂曲系的說唱文學而出現的。“詞文”的名稱首見於敦煌遺書，這是值得重視的歷史文獻。

還值得注意的是，董永故事流傳更廣，據杜穎陶編的《董永沉香合集》^{〔2〕}，所收有晚出的挽歌《新刻董永行孝張七姐下凡槐陰記》和彈詞《董永賣身張七姐下凡織錦槐蔭記》，都是長篇唱詞，沒有說白，與敦煌本《董永詞文》體制相同。可惜這兩篇說唱文學的寫作年代難以考證，無法研究它的傳承源流，祇從文體來看正是與敦煌詞文一脈相承

〔1〕 吳世昌《敦煌卷〈季布罵陣詞文〉考釋》，此據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45頁。

〔2〕 杜穎陶編《董永沉香合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

的。尤其是《槐蔭記》彈詞，全篇除少量詞句換韻，絕大部分都用了庚青和真文韻通押，幾乎是通篇一韻到底，也和《董永詞文》相同。

這種詞文到後世變化多端，名稱各異，如宋代的陶真、元代的詞話，都是詩贊系的說唱文學。“詞話”的名稱流行於元代，屢見於《通制條格》、《元典章》、《元史·刑法志》等書（又有稱為“唱詞”的），但未見全本的作品。葉德均先生把元人雜劇中引到的片斷詞句，擬測為詩贊系的詞話。但元人雜劇裏插入的“詞”，都是很短的片斷，類似戲曲裏的數板韻白，而且多數是上三下四的折腰句。例如孟漢卿《魔合羅》第三折裏旦的訴詞，與詩贊系的七言詞文又有所不同：

哥哥停嗔息怒（此句似有缺字），聽妾身從頭分訴。李得昌本為躲災，販南昌多有錢物。他來到廟中困歇，不承望感的病促。到家中七竅內迸流鮮血，知他是怎生服毒？……〔1〕

有人把《快嘴李翠蓮記》看作元代（或說明代）詞話的例證，可是《李翠蓮記》的唱詞，多用仄聲字押韻，與敦煌詞文全用平聲韻不同，顯然又有變異。唱詞用仄聲押韻，應該是節奏比較快的念誦，像現代北方的順口溜、數來寶。這與上引《魔合羅》中的詞文相似，但大體上還是上四下三的七言句。而後來南方的彈詞，則原則上都押平聲韻，唱起來悠揚婉轉，音調鏗鏘，延長而聲調不變。可見詞文在後世的發展，是千變萬化、靈活多樣的。元代的詞話未見整本留傳，難以比較。直到1967年上海嘉定縣出土了一批成化刻本說唱詞話，書名上多數標明“說唱”兩字，我們纔得到了完整的元明詞話的實物樣本。

從成化本詞話看，明初乃至更早的作品，以七言唱詞為主，說白很少，如《白虎精傳》全部都是唱詞，大概是較早的作品。《曹國舅公案傳》和《張文貴傳》祇有少量說白，可能也是早期詞文的規格。《花關索傳》詞話四卷，從版式和字形看，與元刻平話十分相似，可能還是元代傳承的舊本。從詞話的發展史看，在演唱中逐步加入了說表的散說部分，更逐步增加了代言的成分，因而篇幅越來越長了。可見詞話是由以唱為主逐漸向增加說白發展的。從韻散相間、說唱兼備的體制看，詞話似乎逐步接近於變文了，而且越來越多地以說為主，更便於敘說故事。所以《張文貴傳》說是“前本詞文說了畢”，《大唐秦王詞話》說是“詞文談出古人情”，已用了“說”和“談”的字樣，而唱的部分還是更重要的，所以還是說“聽唱後本事緣因”和“詩句歌來前輩事”。這是詞文在後世發展的

〔1〕 孟漢卿《魔合羅》，此據臧晉叔輯《元曲選》，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1378頁。

一種趨勢。到了《珍珠衫詞話》(《古今小說》第一卷開場白)、《金瓶梅詞話》，就是以說表爲主的小說了。

詞話的基本特徵是：以七言句的唱詞爲主，而且主要是上四下三的句型；唱詞在偶句上押平聲韻，特別是多以押真文韻爲常規；說白逐步增多，增加了代言體的部分。這是與敦煌詞文一脈相承的。

詞話到明代大體上分化爲彈詞和鼓詞兩個系統，似乎是由流傳地區不同而變異的，伴奏的樂器也分別爲琵琶或鼓板兩大類。明代楊慎編寫的《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應該是模擬民間詞話而作的，但唱詞部分用了三、三、四的十字句，還加上了《西江月》詞和詩，文采和文體都有許多特色，有他自己的許多創新。這種格式流行於北方，後來通稱爲鼓詞。

上三下四的句子在元人雜劇裏常作爲念白的詞，前面再加三個字就成爲“攢十字”的句子，在鼓詞裏比較常用，如《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的第一段：

盤古氏一出世初分天地，至三皇傳五帝漸剖乾坤。天皇氏定干支陰陽始判，地皇氏明氣候序列三辰。人皇氏相山川君臣定位，有巢氏辨人獸物類區分。燧人氏治熟食鑽燧取火，女媧氏補蒼天復立昆侖。……

明代諸聖鄰修訂的《大唐秦王詞話》也有一些十字句的唱段，但主體是七言句，還保留了不少民間說唱的格式。

《歷代史略十段錦詞話》後來改名爲《廿一史彈詞》，可能是張三異改的。張三異原籍漢陽，但定居在杭州，可能採用了江浙人的習稱。他命兒子張仲璜作了《廿一史彈詞注》，自己續寫的《明紀彈詞》也用了攢十字的句式，那是沿襲了楊慎的體制（據序知作於康熙十三年，1674）。彈詞最初盛行於浙江，到清代纔在江蘇（以蘇州爲中心）發揚光大，有所創新。

流行於南方的詞話改稱爲彈詞，大概是明代以後的事。臧懋循《負苞堂文集》卷三《彈詞小紀》說元人有《仙遊》、《夢遊》、《俠遊》三種彈詞，不知是否原題。明代的彈詞傳本極少，《廿一史彈詞》和《明紀彈詞》實際上應說是鼓詞，祇有董說《西遊補》裏插入的一段彈詞可作例證。董說曾著有《續廿一史彈詞》，未見傳本，他的《西遊補》第十二回裏講到唐僧聽盲女隔牆花唱彈詞《西遊談》，開頭是一首七言詩，接着是七言唱詞，中間有說白：“話說唐天子坐朝方退，便飲酒賞花，忽然睡着，夢見一個龍王，叫聲：‘天子，救我性命，救我性命！’”接着又插敘說：“又弄一種[泣月琵琶調]，續唱文詞。”可見明末的彈詞是有說白的，而且又可稱作“文詞”，與“詞文”正是倒文。彈詞《西遊談》用韻很

寬,大部分也是真文韻而雜用庚青和東鐘韻。董說是浙江南潯人,似乎是從俗按方音押韻了。否則他精通經史,擅作詩詞,不會不懂得寫詩要遵守官韻的。

清代彈詞作品很多,民間作品的年代難以考定,流傳的本子大多已經有了變異。從文人擬作的作品可以推想民間說唱的大致情況。最著名的是杭州女作家陳端生寫作的《再生緣》。彈詞《再生緣》偏重唱詞,走向格律化,絕大部分唱詞是律化的詩句,這是文人作品的特色。所以陳寅恪先生大加讚賞,說:

彈詞之作品頗多,鄙意《再生緣》之文最佳,微之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屬對律切”,實足當之無愧,而文詞累數十百萬言,則較“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語矣。……如《再生緣》之文,則在吾國自是長篇七言排律之佳詩。在外國,亦與諸長篇史詩,至少同一文體^[1]。

郭沫若先生也作了極高的評價,說:

我每讀一遍都感到津津有味,證明了陳寅恪的評價是正確的。他把它比之於印度、希臘的古史詩,那是從作品的形式來說的。如果從敘事的生動嚴密、波浪層出,從人物性格塑造、心理描寫上來說,我覺得陳端生的本領比之十八、九世紀英、法的大作家們,如英國的司考特(Scott, 1771—1832)、法國的斯湯達(Stendhal, 1783—1842)和巴爾塞克(Balzac, 1799—1850),實際上也未遑多讓。他們三位都比她要稍晚一些,都是在成熟的年齡以散文的形式來從事創作的,而陳端生則不然,她用的是詩歌形式,而開始創作時祇有十八、九歲。這應該說是更加難能可貴的^[2]。

這裏引《再生緣》的兩段為例。如第十三卷中寫劉燕玉見孟麗君的一段詞句裏用了好幾聯對仗:

祇見那,兩邊侍女啓珠簾,閃入風流一宰官。金翅襖頭光閃閃,紫羅袍服蟒蟠蟠。靴聲踏地初臨砌,佩韻飄風已入簾。步穩行端威出衆,神清骨瘦品非凡。面如傅粉溶溶白,唇若塗朱艷艷鮮。咳嗽一聲朝內走,看他那,巍然顏色十分嚴。多嬌郡主觀瞧罷,倒不覺,暗懼當朝極品官。

這就基本上是律詩了。再看一段書中較精彩的片段,即皇甫少華請酈君玉看病那一回:

王爺說得這般凶,竟祇道,性命真於旦夕中。此刻看來還可救,止不過,憂悲凝

[1] 陳寅恪《論再生緣》,《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4頁。

[2] 郭沫若《校訂本〈再生緣〉序》,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首6頁。

結在心胸。若然遂得他心願，也無須，妙藥神丹頃刻松。（咳！這教我怎生區處？難道竟為他染病，便承認了孟麗君不成麼？）這是千難與萬難，再沒有，幾回抵賴再揚言，然而不說如何好，我難道，看着芝田喪九泉。（咳，好生惆悵！如今又弄出這等事來。）日前略略得安康，偏又芝田病在牀。一件事完重一件，總是個，逼生逼死逼明堂。（呀，也罷，且待我勸勸芝田看。）酈相沉思暗不寧，紅腮慘澹色淒清。眉皺皺，目凝凝，半晌抬頭叫一聲。（咳，小君侯，你要放開心事，再把右手伸來看看。）……此是君侯沒主張，何必要，祇將原配掛心腸。日燒夜燒非輕患，真個是，損力勞形大禍殃。爾若要思療貴恙，但把那，孟家小姐撇於旁。

這一回寫孟麗君看着皇甫少華因她而病，雖也有思想鬥爭，經過反覆考慮，還是不肯承認，故意安慰他一番。但因為情節複雜，心理活動很多，所以加入了一些說白，不多幾句唱詞就一再轉韻，不能通押一韻，顯得有些支離破碎。也可見彈詞以唱為主的文體本身就有其局限性，連陳端生也不能不採用比較靈活的形式了。

《再生緣》是彈詞文本中偏於高雅的文人作品，但是它在故事情節的構造和“關子”的設置等方面，還是學習了民間彈詞的許多藝術技巧，這從陳端生為續《玉釧緣》彈詞而作的設計就足以說明她的傳承有自。

詞話在北方演化為鼓詞，有各地各家的流派。歸莊的《萬古愁》是樂曲系的鼓詞，與詞話關係不大。著名的賈應龍（覺西）《木皮散人鼓詞》，又名《歷代史略鼓詞》，但篇幅不長，極嬉笑怒罵之能事，屬於文人擬作的講史唱本。由鼓詞派生的子弟書，卻更多地採用了七言句，基本上都採用了律詩的格律，比較文雅。啓功先生有一篇《創造性的新詩子弟書》，對子弟書作了簡要的介紹，並給予高度的評價。啓功先生指出：

子弟書的形式，基本上以七言詩句為基調。每句中常常墊襯一些字數不等的短句，比起元人散曲，在手法靈活上有相同之處，而子弟書卻沒有曲牌的限制。元散曲句式靈活而不離開它的曲牌，子弟書句式靈活而不離開七言句的基調^[1]。

啓功先生傳錄的《憶真妃》，是春澍齋的代表作，轉引其開頭一段如下：

馬嵬坡下草青青，今日猶存妃子陵。

題壁有詩皆抱憾，入祠無客不傷情。

三郎甘棄鸞鳳侶，七夕空談牛女星。

萬里西行君請去，何勞雨夜歎聞鈴。

[1] 《啓功叢稿·論文卷》，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311頁。

楊貴妃，梨花樹下香魂散。陳元禮，帶領着軍（卒）纔保駕行。歎君王，萬種淒涼，千般寂寞，一心似醉，兩淚如傾。愁漠漠，殘月曉星初領略，路迢迢，涉水登山那慣經^{〔1〕}。

這裏除了七言句上加襯墊的三字頓之外，還有四言的短句，在演唱時是可以自由調節的，基本上還是以七言詩句為基調，似乎保持了敦煌詞文以來的傳統。但它的唱腔卻比鼓詞更多紆曲轉折，啓功先生還指出：“子弟書唱起來每一字都很緩慢，即使懂得聽的人，有時也找不準一個腔中的每一個字。我親眼看見我先祖手執曲詞本子在那裏聽唱，很像聽昆曲的人拿着曲本聽唱一樣。……這恐怕也是子弟書‘廣陵散絕矣’的因素之一。”^{〔2〕}

偏於高雅的子弟書，比較不易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就逐步離開書場而成為案頭讀物了。一般子弟書都是短篇的，祇有一兩回，長篇的就多半是民間傳唱的鼓詞了。所見最長的子弟書《全彩樓》有三十回之多^{〔3〕}（傅惜華《子弟書總目》著錄的本子作三十二回），篇幅很長，但沒有說白，全是唱詞，與早期的“詞文”完全一致，所以仍屬子弟書而不是鼓詞。

從《季布罵陣詞文》到長篇的彈詞和子弟書，體現了敘事詩從民間詞話到文人擬作，又回到場上演唱的歷史過程。但以雅變俗的缺點也顯示了它的局限性，文人作品過於文雅而不諧於里耳，不易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如果祇有唱詞而沒有說表，就不能與民間的說唱體曲藝競爭，因此以唱詞為主的《再生緣》祇能被改編為《孟麗君》纔得以傳唱。北方的子弟書也因唱腔過於紆曲轉折而淪為絕響，但子弟書的文本卻日益受到讀者的青睞。現在，有編總集的，有編總目的，又形成了新的熱門。這裏恐怕有一些經驗教訓值得總結和借鑒。

詞文在說唱文學史上，源流很長，影響很大，衍生的品種比變文多，藝術成就也較為突出。它不僅是說唱文學的淵源，而且作為長篇敘事詩的代表作，也是漢語詩歌的一種新體。如啓功先生所說的清代“創造性的新詩子弟書”，就可以從中找到淵源。從敘事詩的傳承和發展來看，對今天的詩詞創作恐怕也不無借鑒意義。

（作者單位：中華書局）

〔1〕《啓功叢稿·論文卷》，326—327頁。

〔2〕同上，313頁。

〔3〕《清蒙古車王府藏子弟書》，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1304—1341頁。

